

近代咸阳书院的革新实践与文脉赓续

任耀博

清末的咸阳书院作为传统教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，经过历史潮流冲击，经历了从书院到学堂，从学堂到学校的转变，咸阳文教事业弦诵不绝，历久弥新。新时代表，咸阳依然秉持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，以与时俱进的文风学风继续谱写新的教育篇章。

明清时期的咸阳书院

明清时期，咸阳的书院教育发展较快，近乎与官方的州学、县学并驾齐驱，共同承担本地人才培养与选拔职能，为科举制度服务。据记载，清代中后期，书院发展更是独领风骚，风头直接盖过州县学，不少州县学师生同时也是书院师生，州县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，而书院则是大放异彩，风景这边独好。

传统书院的办学宗旨，除了应付科举考试外，主要是修养德行。以三原县古书院为例，这是咸阳地区创办最早的关中书院外，其他四所书院分别是：三原县的宏道书院、正谊书院（清麓书院），泾阳县的陕甘味经书院、崇实书院。在清末陕西的书院教育版图上，咸阳书院可谓独占鳌头，名震三秦，在省内外“无出其右”，同时，它们也是清末陕西乃至西北学风文风的旗帜和风向标。据记载，在这四所咸阳书院里，以宏道书院办学历史最为悠久，陕甘味经书院科举中式最多，崇实书院讲授西学最早，正谊书院则以专讲国洛之学闻名于世。总而言之，宏道、正谊、味经、崇实这四所书院各具优势，各有千秋，均以其所长而驰名陕甘，享誉西北。

清末的书院改制

自从清末咸阳公立书院陆续改制为学堂后，以书院为名的传统教育机构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以学堂为名的教育机构则取而代之。咸阳的官立公立书院改制后，仅剩寥寥无几的民间书院，没有顺应“书院改学堂”的历史潮流，还在以书院之名办学，如三原的正谊书院、兴平的宏仁书院等。民国时期，这两所书院在“学堂改学校”运动中依旧不为所动，继续固守传统，赓续关学文脉，独树一帜。同时期，其他书院在清末则陆续改制为学堂，如咸阳的渭阳书院、三原的考古书院、武功的绿野书院、长武的宜山书院等，陆续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。此外，也有书院改为师范学堂，如兴平的棣里书院即改为单级师范学堂，这也成为近代兴平师范教育之始。

除了原有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外，还有改为大学堂和高等学堂的特殊情况，这就不得不说起三原、泾阳的书院改制经过。按照清政府改书院兴学堂令，各省须将省城书院改制为一所大学堂，州府县书院相应改制为中小学堂。省城西安的关中书院按制改为陕西大学堂是依令而行，三原、泾阳的书院此次也无法置身事外，须改制为学堂。因为除了三原正谊书

诸葛街是一幅千年的画

胜 迹

萧 迹

到汉中不去勉县，是一种行走的遗憾。到了勉县没去诸葛街，那就是汉中行的缺憾了。

诸葛街在武侯祠的旁边，武侯祠曾经是诸葛亮在公元228年至234年北伐曹魏期间任蜀汉丞相时的相府所在地。三国时定军山一战，老将军黄忠一刀斩杀了夏侯渊，也奠定了蜀国数十年的霸业。夏侯渊战死，导致曹军精锐折损，曹操被迫放弃“得陇望蜀”计划，转变为战略防御。蜀国才从地方割据势力晋升为与曹魏、东吴抗衡的三足鼎立局面。此后，刘备夺取汉中，形成北依秦岭，南屏巴蜀的防御体系，为后续北伐提供前进基地。诸葛亮在勉县生活工作了8年，其间，六出祁山，均折戟沉沙，诸葛亮五丈原陨落，遵其遗言，埋葬在定军山下，并在他曾工作生活的旧址建起了这座武侯祠。武侯祠始建于公元263年，由后主刘禅下诏修建，作为最早由皇帝下诏修建的武侯祠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武侯祠”。勉县成了纪念诸葛亮的重要地方，武侯祠中的那棵千年旱莲也成了汉中市

的市花。出武侯祠西行数百米便是诸葛街，诸葛街曾经是明神宗朱翊钧在万历十七年为其母祝寿，下诏在全国24个重要关口修建万寿宫的旧址。数百年风云变幻，曾经的旧址上仅存一座万寿塔，这也是当年24座万寿塔中唯一幸存的砖混塔。为了保护这座珍贵的遗址，余光旭、蒋静梅夫妻二人发大愿，投资数亿元，建成了诸葛街区，将中国汉文化、孝道文化、三国文化在此通过具象的建筑得以保护、传承、弘扬。

走进诸葛街，就见街口矗立一巨石，石纹斑驳，天成老将黄忠神貌，实在是鬼斧神工，天然琢成，虽经千年风雨，犹自挺立。立在此处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强大的张力，令每一个游人都身心为之一振，顿生“震撼”二字。

顺水街而行，错落有致的院落，幽静古朴的石街，让人有了一种恍惚感，似乎回到了英雄辈出、铁马追风的三国。听诸葛先生抚琴轻弹笑退司马懿百万雄兵谱千古绝唱，看诸葛孔明运筹帷幄御敌以千里之外定军山战火硝烟，叹一代丞相六出祁山终折戟沉沙英雄末路五丈原陨落。峥嵘岁月，弹指一挥间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
沿汉街游赏，街旁建有不少样式的院落，传统建筑又融合了现代风尚，一步一景，院落不同，有的彰显明清特色，讲究的是风格严谨工丽，受江南艺

术影响，多青灰砖瓦。也有徽派风韵，以青瓦白墙、马头墙、天井和精美的砖雕、木雕、石雕为典型特征，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，令人感觉一不小心，走进了中国建筑博物馆。

街边有一处门楣上悬“平正斋”三字匾额，门大开，可见屋内一书法家伏案挥毫。我驻足观望，他却头也不抬，只顾在纸上龙飞凤舞。忽然一阵风过，吹得杨柳婀娜，几片青叶飘落案头，书法家这才抬头，与我四目相对。他微微一笑，又低头继续挥毫泼墨，我见宣纸上写着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

我不便打扰，继续前行。徜徉间，眼前一亮，一片湖泊映入眼帘，在阳光下清波荡漾，鸳鸯鹅，曲项向天歌。清风徐来，拂面清香。顺香味而去，原来是丹桂飘香的甜。湖畔旁有一株千年青檀，树干粗壮，需三四人合抱，树皮皴裂写满了世间沧桑。此时，檀树枝叶繁茂，在阳光下泛着嫩绿的光，与树下红男绿女的衣衫相映成趣。我想，这檀树千年来不知见证了多少人间悲欢，却依然年年吐绿，生生不息，努力彰显生命的活力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怎么样的激励啊。

转过忠武楼，忽见一株百年银杏，树干上系满红布条，显是游人祈福所系。树下一石碑，述说此树数百

年来遭雷击遇旱涝，但倔强而生，乡人以为神异。我细看树干，虽残痕累累，但枝叶却愈发茂盛。此时恰有一群学童经过，在老师带领下绕树三匝，说是要“沾沾灵气”。他们嬉笑着围树而行，惊起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，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

走过延寿桥，顺台阶而上，就到了建于1589年，至今已有436年历史的万寿塔，塔高24.85米，为六边形十一层砖构空心塔。听当地人说，绕塔一周延寿十年，第一圈百病消，得福；第二圈事如意，得禄；第三圈精气神，得寿。福禄寿，如此美好的祈福，我怎能少了三圈的绕塔。

转了万寿塔，临高远眺，听得不远处的诸葛书院传来阵阵的读书声，还有不断涌来的游客欢笑声，他们的身影亦点缀了诸葛街悠悠的琴声。夕阳西下，只见院内银杏树梢探出脑袋，在云层中抹上一层青黛。我坐在石凳上小憩，看阳光透过青檀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忽然明白，诸葛街之所以动人，不在其古韵，而在其鲜活的生命力——古塔老树与今人生活浑然一体，千年历史不过是一缕萦绕在街角的烟火气罢了。

当然，如果这时您离开了诸葛街，那必是遗憾中的缺憾了。夜色中的诸葛街那不仅是仙境，更是蓝调中的一首交响乐。七彩的灯光给整个街区镀上了一层又一层梦幻的色调。

那晚，我站在五号院天井下，遥望苍穹，一轮明月倒映在院子里一汪碧水池中，那一刻时光似乎都停顿了。不远处的定军山肃穆庄严，汉江水清澈灵韵。一幅翠影重重山抱水，碧波滚滚浪淘沙的写意画卷徐徐地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在欣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，你恰在这幅画中。

来吧，到诸葛街，与千年的风对话，将万寿塔的福带回家。

转过忠武楼，忽见一株百年银杏，树干上系满红布条，显是游人祈福所系。树下一石碑，述说此树数百

年来遭雷击遇旱涝，但倔强而生，乡人以为神异。我细看树干，虽残痕累累，但枝叶却愈发茂盛。此时恰有一群学童经过，在老师带领下绕树三匝，说是要“沾沾灵气”。他们嬉笑着围树而行，惊起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，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

走过延寿桥，顺台阶而上，就到了建于1589年，至今已有436年历史的万寿塔，塔高24.85米，为六边形十一层砖构空心塔。听当地人说，绕塔一周延寿十年，第一圈百病消，得福；第二圈事如意，得禄；第三圈精气神，得寿。福禄寿，如此美好的祈福，我怎能少了三圈的绕塔。

转了万寿塔，临高远眺，听得不远处的诸葛书院传来阵阵的读书声，还有不断涌来的游客欢笑声，他们的身影亦点缀了诸葛街悠悠的琴声。夕阳西下，只见院内银杏树梢探出脑袋，在云层中抹上一层青黛。我坐在石凳上小憩，看阳光透过青檀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忽然明白，诸葛街之所以动人，不在其古韵，而在其鲜活的生命力——古塔老树与今人生活浑然一体，千年历史不过是一缕萦绕在街角的烟火气罢了。

当然，如果这时您离开了诸葛街，那必是遗憾中的缺憾了。夜色中的诸葛街那不仅是仙境，更是蓝调中的一首交响乐。七彩的灯光给整个街区镀上了一层又一层梦幻的色调。

那晚，我站在五号院天井下，遥望苍穹，一轮明月倒映在院子里一汪碧水池中，那一刻时光似乎都停顿了。不远处的定军山肃穆庄严，汉江水清澈灵韵。一幅翠影重重山抱水，碧波滚滚浪淘沙的写意画卷徐徐地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在欣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，你恰在这幅画中。

来吧，到诸葛街，与千年的风对话，将万寿塔的福带回家。

转过忠武楼，忽见一株百年银杏，树干上系满红布条，显是游人祈福所系。树下一石碑，述说此树数百

年来遭雷击遇旱涝，但倔强而生，乡人以为神异。我细看树干，虽残痕累累，但枝叶却愈发茂盛。此时恰有一群学童经过，在老师带领下绕树三匝，说是要“沾沾灵气”。他们嬉笑着围树而行，惊起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，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

走过延寿桥，顺台阶而上，就到了建于1589年，至今已有436年历史的万寿塔，塔高24.85米，为六边形十一层砖构空心塔。听当地人说，绕塔一周延寿十年，第一圈百病消，得福；第二圈事如意，得禄；第三圈精气神，得寿。福禄寿，如此美好的祈福，我怎能少了三圈的绕塔。

转了万寿塔，临高远眺，听得不远处的诸葛书院传来阵阵的读书声，还有不断涌来的游客欢笑声，他们的身影亦点缀了诸葛街悠悠的琴声。夕阳西下，只见院内银杏树梢探出脑袋，在云层中抹上一层青黛。我坐在石凳上小憩，看阳光透过青檀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忽然明白，诸葛街之所以动人，不在其古韵，而在其鲜活的生命力——古塔老树与今人生活浑然一体，千年历史不过是一缕萦绕在街角的烟火气罢了。

当然，如果这时您离开了诸葛街，那必是遗憾中的缺憾了。夜色中的诸葛街那不仅是仙境，更是蓝调中的一首交响乐。七彩的灯光给整个街区镀上了一层又一层梦幻的色调。

那晚，我站在五号院天井下，遥望苍穹，一轮明月倒映在院子里一汪碧水池中，那一刻时光似乎都停顿了。不远处的定军山肃穆庄严，汉江水清澈灵韵。一幅翠影重重山抱水，碧波滚滚浪淘沙的写意画卷徐徐地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在欣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，你恰在这幅画中。

来吧，到诸葛街，与千年的风对话，将万寿塔的福带回家。

转过忠武楼，忽见一株百年银杏，树干上系满红布条，显是游人祈福所系。树下一石碑，述说此树数百

年来遭雷击遇旱涝，但倔强而生，乡人以为神异。我细看树干，虽残痕累累，但枝叶却愈发茂盛。此时恰有一群学童经过，在老师带领下绕树三匝，说是要“沾沾灵气”。他们嬉笑着围树而行，惊起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，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

走过延寿桥，顺台阶而上，就到了建于1589年，至今已有436年历史的万寿塔，塔高24.85米，为六边形十一层砖构空心塔。听当地人说，绕塔一周延寿十年，第一圈百病消，得福；第二圈事如意，得禄；第三圈精气神，得寿。福禄寿，如此美好的祈福，我怎能少了三圈的绕塔。

转了万寿塔，临高远眺，听得不远处的诸葛书院传来阵阵的读书声，还有不断涌来的游客欢笑声，他们的身影亦点缀了诸葛街悠悠的琴声。夕阳西下，只见院内银杏树梢探出脑袋，在云层中抹上一层青黛。我坐在石凳上小憩，看阳光透过青檀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忽然明白，诸葛街之所以动人，不在其古韵，而在其鲜活的生命力——古塔老树与今人生活浑然一体，千年历史不过是一缕萦绕在街角的烟火气罢了。

当然，如果这时您离开了诸葛街，那必是遗憾中的缺憾了。夜色中的诸葛街那不仅是仙境，更是蓝调中的一首交响乐。七彩的灯光给整个街区镀上了一层又一层梦幻的色调。

那晚，我站在五号院天井下，遥望苍穹，一轮明月倒映在院子里一汪碧水池中，那一刻时光似乎都停顿了。不远处的定军山肃穆庄严，汉江水清澈灵韵。一幅翠影重重山抱水，碧波滚滚浪淘沙的写意画卷徐徐地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在欣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，你恰在这幅画中。

来吧，到诸葛街，与千年的风对话，将万寿塔

的福带回家。

转过忠武楼，忽见一株百年银杏，树干上系满红布条，显是游人祈福所系。树下一石碑，述说此树数百

年来遭雷击遇旱涝，但倔强而生，乡人以为神异。我细看树干，虽残痕累累，但枝叶却愈发茂盛。此时恰有一群学童经过，在老师带领下绕树三匝，说是要“沾沾灵气”。他们嬉笑着围树而行，惊起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，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

走过延寿桥，顺台阶而上，就到了建于1589年，至今已有436年历史的万寿塔，塔高24.85米，为六边形十一层砖构空心塔。听当地人说，绕塔一周延寿十年，第一圈百病消，得福；第二圈事如意，得禄；第三圈精气神，得寿。福禄寿，如此美好的祈福，我怎能少了三圈的绕塔。

转了万寿塔，临高远眺，听得不远处的诸葛书院传来阵阵的读书声，还有不断涌来的游客欢笑声，他们的身影亦点缀了诸葛街悠悠的琴声。夕阳西下，只见院内银杏树梢探出脑袋，在云层中抹上一层青黛。我坐在石凳上小憩，看阳光透过青檀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忽然明白，诸葛街之所以动人，不在其古韵，而在其鲜活的生命力——古塔老树与今人生活浑然一体，千年历史不过是一缕萦绕在街角的烟火气罢了。

当然，如果这时您离开了诸葛街，那必是遗憾中的缺憾了。夜色中的诸葛街那不仅是仙境，更是蓝调中的一首交响乐。七彩的灯光给整个街区镀上了一层又一层梦幻的色调。

那晚，我站在五号院天井下，遥望苍穹，一轮明月倒映在院子里一汪碧水池中，那一刻时光似乎都停顿了。不远处的定军山肃穆庄严，汉江水清澈灵韵。一幅翠影重重山抱水，碧波滚滚浪淘沙的写意画卷徐徐地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在欣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，你恰在这幅画中。

来吧，到诸葛街，与千年的风对话，将万寿塔

的福带回家。

转过忠武楼，忽见一株百年银杏，树干上系满红布条，显是游人祈福所系。树下一石碑，述说此树数百

年来遭雷击遇旱涝，但倔强而生，乡人以为神异。我细看树干，虽残痕累累，但枝叶却愈发茂盛。此时恰有一群学童经过，在老师带领下绕树三匝，说是要“沾沾灵气”。他们嬉笑着围树而行，惊起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，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

走过延寿桥，顺台阶而上，就到了建于1589年，至今已有436年历史的万寿塔，塔高24.85米，为六边形十一层砖构空心塔。听当地人说，绕塔一周延寿十年，第一圈百病消，得福；第二圈事如意，得禄；第三圈精气神，得寿。福禄寿，如此美好的祈福，我怎能少了三圈的绕塔。

转了万寿塔，临高远眺，听得不远处的诸葛书院传来阵阵的读书声，还有不断涌来的游客欢笑声，他们的身影亦点缀了诸葛街悠悠的琴声。夕阳西下，只见院内银杏树梢探出脑袋，在云层中抹上一层青黛。我坐在石凳上小憩，看阳光透过青檀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忽然明白，诸葛街之所以动人，不在其古韵，而在其鲜活的生命力——古塔老树与今人生活浑然一体，千年历史不过是一缕萦绕在街角的烟火气罢了。

当然，如果这时您离开了诸葛街，那必是遗憾中的缺憾了。夜色中的诸葛街那不仅是仙境，更是蓝调中的一首交响乐。七彩的灯光给整个街区镀上了一层又一层梦幻的色调。

那晚，我站在五号院天井下，遥望苍穹，一轮明月倒映在院子里一汪碧水池中，那一刻时光似乎都停顿了。不远处的定军山肃穆庄严，汉江水清澈灵韵。一幅翠影重重山抱水，碧波滚滚浪淘沙的写意画卷徐徐地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在欣赏一幅美轮美奂的画，你恰在这幅画中。